

吳淡如

The
Dream
Interest

夢想
會生利息

創業的確不容易，但無論如何，不能等退休後才開始，
你有權利現在就過另一種生活！
只要你開始腳踏實地的圓夢，終會看見夢想生出利息！
這是我，一個門外的傻瓜，
為創業奮鬥一千天，開花結果的故事。

有四萬元的淨利。

這當然是賠本生意。

「這樣省事多了。」「可是，你無法控管品質。」我的心裡一直像魔戒的「咕嚕」怪物一樣，兩種聲音一直在答辯。

後來，我再度去吃了該餐飲集團的菜後，我的腦袋才有撥雲見日的感覺。因為他們的菜太難吃了，連咖啡都難喝到像咖啡渣泡的一樣。

他們說，這餐廳是吃氣氛的，不是吃好吃的。

我不能接受。

現在想來，還好沒有交給別人管。交給別人管還有更嚴重的問題——會看不到財務報表，不清楚盈虧；簽約期限之內他如果真的做不下去，你也很難提前解約，面臨朋友翻臉。

自己的夢想還是要親力親為啊。



第二部

堅持下去， 辛苦都會變利息





怎麼可能出這麼多事？原來這只是開始

在我們的夢想事業中，尋夢的路上，到處都是現實的石頭，有時只得耐心處置，或一笑置之。好人或壞人，都是尋夢路上會遇到的人。

我現在就坐在Hana小姐在台北信義誠品四樓的咖啡店，回味她交錯朋友、被我害得好苦的點點滴滴。

Hana小姐是個有品味而且有義氣的人。她一口答應要幫我忙，沒有要任何報酬（她自己創業很成功，也不在乎什麼報酬），她的店不管開在哪裡，不用任何廣告，就會人滿為患。進她的店，會有一種溫馨、被恩寵的感覺，讓人不自覺發出「卡

哇伊」的讚嘆聲。

她的店內風格一致，就是綜合「自由之丘雜貨風」（自由之丘是東京附近一個到處都是咖啡店和日式雜貨店的小鎮）和法式鄉材雜貨風。我很喜歡她為自己的店的設計，每間店都有點不一樣的創意。

小熊書房開始修築時，她已經有四家店。身為四家店的總管，兼老闆，兼唯一出資者，兼每天要巡店插花的人，她已經夠忙了，還答應幫我裝潢，真是感人。

她說，那是因為她也喜歡那個湖，不忍心看它旁邊荒廢成那個樣子。

好人有好報，Hana小姐在我寫這篇文章時，已經開了八家店了，還繼續展店中，我想她已經朝著台灣咖啡店女首富之路邁進。

我也選擇她的誠品店寫這本書，維持著二十幾歲時在法國鬼混寫作的習慣，享受在咖啡店裡「振指疾打」的寫作樂趣。

說實在的，讓我感覺「一見如故」的人，都有



Hana的店都有一種優雅、溫柔的風格。

某種特徵，也就是「不管怎麼樣總是熱力四射的想要做些什麼事」的人。他們是冒險家，不喜歡馬上去想「不可能」，除非，想完了所有的可能。

Hana每天自己開車從台北到宜蘭來監工，有時還沒回去，只能在附近民宿裡落腳。

一間沒電纜沒水管、只有一個水泥殼的房子，的確是很大挑戰。她努力在美感與省錢間取得協調，後來，我們連天花板也沒有做夾層（我很慶幸，這樣絕對不必擔心電線走火）。這一點，我們遭到很多重視設計的人的嗆聲，還有建築師進來跟店員說：「喂，跟你們吳小姐說，裝潢要做好一點，多花點錢！」

到底什麼是好，大家看法不同。在非都會地區，恐怕要看得出來花很多錢，什麼梁啊柱啊全都包起來，人家才認為那是好。我在宜蘭鄉下的豪華農舍區常常看到花了很多錢，但蓋得像有巴洛克神柱的家廟的房子。

Hana小姐買了鄉下小學不要的檜木窗、老拉門、日式木窗來裝飾房子，讓這些品質很好，但被

擱在舊貨商場的東西有了新的生命。她還買了許多五、六十年前才有的古董燈，價格只有幾百塊錢，但是氣氛非常溫暖。

有關於木窗，後來在湖邊被討論了兩年，不少熱心人士和鄰居走進來，告訴我們這些台北俗，宜蘭地區颱風很大，用木窗做窗框一定會破，一定要用防颱鋁門窗，否則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！

「最好還要加鐵窗！」好心人說：「就是可以密不透風防颱的那一種！」

請想一想，那麼，這個湖景咖啡廳，看得到湖景嗎？

鄉下總是把「堅固」和「安全」擺在「景觀」之上。以前的海邊老房子，沒有一扇窗是向海開著的。當時，經濟困苦，應該沒有任何心情看海，只希望海風不要把房子吹歪吧。

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，許多鄉間豪華別墅都密密裝著鐵窗，連貓都溜不進窗格，搞成了一座又一座的豪華監獄。

大概有一百個人要我們別傻了，趕快裝鐵門鐵

窗吧。還有人說落地玻璃簡直是開玩笑，不久我們就要自食苦果了。

我一直覺得很怪，有這麼可怕嗎？我們的位置向湖，對面有山的手臂包圍，風絕對不是暢行無阻的吹來的。

我看隔壁的廢屋，荒廢多年，他們的窗戶看來也沒破。我把這個疑點提出來，隔壁鄰居很誇張的說：「哇，你不知道喔，那個風會打到對面的山，然後再撞過來，碰一聲，把玻璃吹破！」

由於是隔壁鄰居說的，更有可看度。隔壁鄰居也封閉了所有可以看湖景的窗戶。「走出去就看得到了，幹嘛在房間裡看呢？」

我和Hana有志一同，寧冒風險，也不要把它搞成「小熊書房湖畔監獄」。

到現在兩年了，每年到了暑假颱風假，說真的我也會緊張，也做好「全部馬上換玻璃」的心理準備，但是目前為止，所有的木頭窗和落地玻璃窗都還完好。

我應該要感謝上帝吧。也感謝颱風，應該是這



我堅持不加鐵窗，讓客人們享受梅花湖的無敵美景。

兩年他們有稍微溫柔的幫忙我們。

★ ★ ★

在剛訂好餐椅，而餐廳器具還沒進來前，我們的工程費用扎扎实實花了四百萬元。

老房子確實是錢坑。光是一百多坪的花園，填土就填了二十卡車。明明本來看起來就很平啊。

園藝是最後完成的。在決定要開工的除夕前一天，步道才鋪好，草皮也像地毯一樣的鋪上了。園藝部分就要將近七十萬元。雖然看起來沒什麼太難的，不過，光圍籬用的樹牆那好幾百棵樹欄就很驚人了。

付了錢之後，還發生一件讓我們很想哭的事情——其實，在我知道以前，Hana小姐已經氣哭過幾回了。

負責園藝的工頭拿了錢跑了，真正做工的，完全沒有拿到錢，欲哭無淚。

「台北的工人真壞！」也是因為這個跑債風波，我認識了後來一直在幫我們做園藝的天才青年小游。他咬牙切齒的說：「他做這些東西，開了天

價給你們，其實都是我們在做的！我們才收他三十多萬，他收你們七十萬，我們也不擋人財路啦，但是他一拿錢就跑了，我們還跑到他家去堵他。沒用，早搬走了！他本來就打算要跑路的，太可惡了！」

「我們付完啦。」我無辜的說。

「我知道。」他也很有義氣的說。

我當下明白，他是一個好人。因為，如果他要流氓，他大可以用沒收到錢為理由，跟業主再拿錢。有些人會想，業主是公眾人物，很怕鬧事，鬧他一鬧，說不定可以拿到錢。但小游明白，問題不在我們身上。

我答應小游，以後我們做什麼工都會直接找他，省得被別人撈一筆，而他卻拿不到錢。後來，他成為我們的最佳夥伴。他是半路出家的，小學畢業還做過土公仔（撿骨師），很會畫圖，也很有創意，只要告訴他一句，他就懂了，工程也做得很實在。

發生的事情多如螞蟻。你應該不能想像，看來

很漂亮的一百隻歐式椅子，每一隻坐沒三次椅背就壞掉的感覺吧。那些椅子光訂做就要四十多萬元。

光是椅子，就曾經退回原廠三次。廠商很負責的來回運送，但也忍不住嘟囔，他們也已經賠本了！怎麼可能這麼快壞呢？

你問我，我問誰？椅子是你做的呀。

各種事都可能發生，在我們的夢想事業中，尋夢的路上，到處都是現實的石頭，有時只得耐心處置，或一笑置之。好人或壞人，都是尋夢路上會遇到的人。

